

歐陽行周
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平湖葛氏藏明正德本

唐書文藝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官爲本州佐縣令闕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難能通文書史事不肯北宦及常衣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有主均禮觀游饗宴必與里人幹糴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衣衣之鮮歸泛舟飲錢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廖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虎閭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深切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詹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慶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相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渢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兼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拒還書讓吳處之渢涕不至還程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薦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相耻之會澤潞劉從諱表相在蕃府程爲辦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損拒命相方休既還家損表斥損時政或言相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歐陽行周文集序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軍使正議大夫行周詹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舉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漢山岬有片景可探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遠風月清曠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其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誦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錄嘆也未知爲吉凶邪鄉人有兒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骨之曰此若家之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日知書伏聖人之教恭愷傷之化逮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孫輩屬謂其言秀而多思華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囊中貞元時文詞嘯興遂大振耀歐陽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故相常哀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及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曰此君爲之若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盛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

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其尊而陸相贊和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益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盡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復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邪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為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名為子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鄧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子冲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子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子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子又為觀察使今訪其裔因獲其孫曰凝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年後嗣之願云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

歐陽詹 字行周

第一卷

賦

出門賦

迴鑒賦

王者宜日中賦

徵君洪崖子圖賦

春盤賦

懷忠賦

第二卷

雜著

李許事示文集

太原旅懷

缺德上堂檢察

赴洛途中作

江夏留別

送袁秀才

送郭秀才

春日途中

石鍾玉賦

將歸賦

瓊瑜匣環賦

明水賦

綠冰賦

律和聲賦

蜀中將迴留辭重相公

途中寄太原所思

寓興

晨策行

贈徐十八晦

閩鄭舍唱京州有所思

述傳上興元嚴僕射

汝川行

許州途中	銅雀妓
題嚴光釣臺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
秋日登龍興寺	登汾上閣
送陸戶曹	送少微上人歸德寧
荆南夏夜水樓	送高士安下第
酬裴十二秀才	族次舟中對月寄姜公
御溝新柳	過福光寺律院宣上人房
詠德上李尚書	及第後訓政園觀故
除夜長安客舍	早秋登慈恩寺塔
送張中丞	寄林樞
樂津店北陵	

第三卷

雜著

盆島行	題荏荏官汝州宅內亭
登龍興寺	八月十五日夜觀月
觀亡友題壁	題秦嶺
寄嚴僕射	途中採摘酸棗子
出蜀門	韋昭宅聽歌
認得越鳥聲	送闕上人遊嵩山
題照上人房	讀周太公傳

第四卷

銘

山中老僧	贈魯山李明府
留別舍弟	送張驥騎領軍行營
題梨嶺	題第五司戶侍御
寄弘濟上人	觀送葬
宿定溪即事	建谿行待陳翹
題王明府郊亭	塞上行
留別郭中諸公	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九日登高	雨晴即事
除夜侍酒	元日陪早朝
題延平劍潭	晚泊漳州營頭亭
驚驛吟	又和此首
水精念珠歌	贈山南嚴兵馬使

銘

棧道銘	陶器銘
馬公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鄭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第五卷

記

曲江池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	-----------

上方石像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泉州北樓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二公序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第六卷

頌

德勝頌三章

有所恨二章

東風二首

片言折獄論

南陽孝子傳

自明誠論

珍祥論

第七卷

雜著

唐天文

別下和送

甘露迷

晴室歲

吊九江驛碑文

吊漢武文

補封雍齒冊文

第八卷

書

與鄭伯義書

與王式書

上張尚書書

上鄭相公書

第九卷

序

敬月詩序

宴吳湖亭序

別柳由度序

送楊行元序

送林明府序

送建上人序

送李孝廉序

送常熟許少府序

送張陸序

送王式東遊序

第十卷

序

送蔡沼觀省序

送鹽山林少府序

送無知上人序

送楊據序

送陳八赴舉序

二月三日宴僚吏序

錢嬰泰和序

送洪攝卿赴舉序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終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賦

出門賦

出門辭家也人有志而斯遂乎紛然而遠遊別天性之至
感夫人情之好仇嚴訓誡予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
客予以過歸自女蘿而起愁心春春以經綿淚浪浪而共
流傷懷安以敗名曹何可以少留於是擊忠信以爲軍執
藝幸以爲資越三江踰五嶺望荒淮而求試庶亦呈功取
爵建德揚名獲甘旨而報勸光靈錦以迴衡如弘斯張如
鳥斯狂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必鳴鸞臨天寒峭嶮歲
晚鵲聯翩以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遠前程之尚遙顧所離
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按情交矣而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
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波身遠日久之晨昏戀悽
悽而莫達親益年年之羸若思桂桂而若何感靈輶於困
窮寒異錄於雙詠一仁聲之永大一孝德之茲久伊錫類
以拯窮豈今無而昔有爾乃情不素以俟命熱風塵以愴
艱苟疏漠以納流領覆實以成山路實多岐絲無定色仕
玄黃之濡染信難理之南北管因絃而解纜越自遇而升
車虞先榮而後梓妻始卷而終舒傷哉數子之紛爲吾未
知其所如

石韞玉賦 清潤積中光華外發

荆山之石兮王在其中和氏未異兮追師不攻內抱良明
蓄瑾璋而自異外封璚璵與碧璫而攸同份爾十峯塊然
一石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就昭彰奇彩衆壙鏡之
猶埋待達英姿歟璚璵之未析齊草木之僅賦塵泥沙而
共積璞料則韞精氣時楊結白虹於林薄洋清氣於巖阿
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十仞之光混塵
嵌巖深蒙賢會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無俾彼不爭守厥
花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貯藏茲以待知不干物以招害
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
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隱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
成康紹胤獲王母之玉璫致淮夷之璆寶向華池而効色
從溫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荆山之自進佳梁繇
贊金在沙必披擿而璚璵異取實以除華彰琢儻行輝章
希發類同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則

迴響賦

夫何降一人兮將懷帖乎萬方神其精而傑其實兮赫赫
魏魏以昂昂應千年之寶歷承八聖之重光道爲紀德爲
綱仁爲宅義爲防化悠悠而綿綿風習習以洋洋沐雨露
以蕃昌燭日月以皆康葵亥之歲大辟司政乃作幸于西

順上帝之令將行曰相被元元以哲后爲父母視淫君猶
窮狗子其在德則表狀皆予之子也伊重關擊折虞誰而
守乎予其不淑則骨肉膏肓雖敗也雖金城湯池於予何
有乎四門大開七竅皆爲風漂漂以風清夜澄凝而月澹
千時厥有頑民安忍至逆低鴻恩以出入弄神本於開陳
於是天怒地怒人慘神惻憤氣以交衝臺先心以潛運
步變流演妖氛充塞山河列以長晦日月在而無色明則
土庶幽則靈祇厥魚有鱗草木無知企喁焉以冀瞻望我
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焉如渴鱗之念長津焉如枯
苗之待膏雨焉如羸馬之仰秣焉既而文物無光聲明
有素木葉凋飛金風太素聖澤西來天顏東顧迴旂旗整
鑿輅而師啓途風伯前驅豐隆布令烈缺行誅神功莫仇
天力誰虞拂積紛於溟溟駭駭乎虛無洗地鞠拂天衢
職有罪福無辜衆寶掃滌於寰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兇
不戮而淪痛品物未覩而建蘇爾其靈物既尤乘輿乃從
雲車煙馭春心日容鬱寶鼎以嚴莊輝增燭以嚴顯祥風
颺颺以淫淫瑞色鑠鑠而深滋漢儀焉虹霓之榮儀鳳兮
翬焉江霧之迷遊龍若若若夏乃感乃賢振振駉駉旌
闡闡若如流以湯湯野若若而平雲浮巨微水集洪川
至春朝悲含淚而前曰自沐玄化冥冥綿綿如黃子天如

飲于泉歲來年皆謂自然異日殷憂方昭厥由歸數歸
歟人持其居是日也皇帝乃開金門升紫宮宣旨發天
書賜予若微雷淑氣暢是歲芬芳若韶光麗景春容慈下
歸厚地上治玄寄扶桑而西望東而東自福交通萬靈大
同白日三舍以送巡歷不征以融融南山萬歲以爭神鎮
若動而崇崇至矣哉之德也深乎大乎濤乎沛乎爾其汪
濊乎可謂上合天經下叶神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
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之爭此一舉也足見天地之心
足辨人神之意諒無黨以無偏唯天道德之比者也

將歸賦

懷求名於薄藝會十稔以別離經還鄉之半齡又三年于
路岐紅顏匪長白日如馳舞其皆靈態悠爲誰親有父母
情有闕闕居唯苦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若飢辭家十
里心與偕歸南省之蘭東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
去來兮秋露沾衣

王君宜日中賦以題爲韻

果臝者日中則重光燭生生於有晦昧物物以無疆人在
下君體陽故法之象之宜諸帝王亭然正六合居中赫矣
洞九霄臨下取其正諒無邪僻之徒敬其明詎有幽陰之
者瞻瞻嚴則體學慕光昭以心寫想照乎八紘庶化軍

貞和身已識者畫如生於且獲莊若此辰之有識貪之與欲同在同日之無情形似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而自遠身悠悠而不擊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乎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太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無以展其妙君非畫莫得揭其光物有相假不其昭彰於人事之美惡論功庸之幾少伊畫也可以攝智君之無惟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明水賦 玄化無寄至精成通

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半圓月居天象實遠分則迢達而迴遠英華潛合遂滴凝以流連可謂妙自斯妙玄之又玄此道也自何而千披畫也從何而借懸香香之蒼翠阻窈窕之水夜望瑤魄而光彩殊流端端形而清冷忽下等陽燧之通照實柔低之秘化豈不以我惟陽德伊乃陰徒精空合契氣類相得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茲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發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明斯在湛玉壺以無垢入機譚而有待處靈實實今則由於吾人置下升堂已不關乎畫筆精乎所自原天所致臨庭目擊難從陰鑒而來向月心沁又似上天而至來莫我望至莫我猜弄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擬宜酌麗遠表性

而辨明信可薦宗祏郊上清故得歸先處早告帝功成冠三酒而首進接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壽福致萬姓之元積無益於人鄧王聚於夜漏自求其遺獨珠露於金莖遊原習坎固有冥感處陸浮空不無玄通龍吟雲而致雨虎鳴谷而來風動無十里之效潤幾百里之功詎若以樞中之瑣細向天上之矚睇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者也

春盤賦 紅暈碧巧助春晴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跳綺綺以爲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日惟上春時物將華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慈孝堂居班白命聞可續年知賸惜斯秘思於金闕同獻壽乎瑤席昭然斯義舒矣而明春是數榮之節離同饋羞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及之意終屬屬也連儔則素漆之誠儻觀長以見中庶無言而見情越夫繁而不撓類天地之無巧難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瓊峰桃紅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盡呼喚旁臨作一團之朝霞衣中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從衆衆以還竟總群形而內蘊獨有特貴我則以短長小大而詳彼有文華我則以玄黃赤白而豐故得事隨意製

物遂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斧聲札開不然者欲
既扶疎須買青山以樹要窺焉舊待疏絲沼而我將以錢
愁予之思將以還吾人之才此一作也索其所由藉其所
據匪徒爲以徒謀誠有裨而有助者也

藏冰賦 西庶劉方出之也

晚日離斗兮昏星見奎鵬號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慮會
冰以爲災關交陸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貢騰鹿膏域以
同瞻無壯既擊玄冥已祝人惟在上作有賦以歸王物或
稱琬類無腫而奔陸璧自逗於窮壑開重泉乎夏屋烟乎
千將之出地燁乎連城之疆權亦乃東風月仲之節西陸
長觀之朝薦明靈於宸廟頌有位乎中朝光可鑒形部照
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暑簪之琬亮向玉堂以孤瑩鎮邊
楚而自昭助微涼於長策迴煩燥於炎陽鬼神以之而寒
集君臣以之而利統豈止疾雷不震凜風不飄哉而儀之
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之藏也旨意可藉冰之賦
焉英華可觀休宗社之成禮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爲
我政之恒孚悖道致尤事魯臣之屢折六合蒼蒼萬物據
機詎無時啓亦有時藏經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動
挺金相負清玉質展其用無愧於明時韜其光不欺於暗
室平懷冽以冬入滌赫曠而夏出寧揚發後觀國于茲義

蓄三冬之學又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述今毫而賦
之

懷忠賦并序

丙寅歲因受遺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開龍逢墓焉昔聆
其風未嘗不歎腸實涕觀夫榮龍心又增傷淒愴憤于言
寫賦以吊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其辭曰天生
彼辛芳用鑑覆於夏家欲悠悠而周極委治浩其無涯無
辜頑身肆市朝之若菜有道併命委炮烙之如麻伊先生
之諄諄焉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
傳舊邑深滄空殿陪陵成坎古不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
又一倍以增悲焉呼麟非騰噬之僞詎豺狼之共穴鳳實
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不分亦薰蕕之自別
是以寒心號昂昂而折彼負負之原懷信撲之而不滅
寧歸死以申懷不食生而結古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
天福壽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
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雲谷風驟驟於寒草煙茫茫乎平
陸思懷懷而填腹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
乎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見象聲律以和萬方

詠聲周兮律聲遍人心厚兮國風變伊在堯之既引孰得
聲而斯是良思慮始安和進往宗伯官也擇人乎有才正
始化焉遜音於無桑綴咸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實國風
普以兩周算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徵徵則從濁揚清
且德流而反正常誠陰以歸平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
自矣無聲信矣惟時與四時而德洽純如今莫猶六合以
文成書詠者聲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奏諧疾徐而並出
昧不得專功如何述焉災為昔曾莫棄於注后調陽序陰
星見實乎聖日故得之者體圓御方失之者亡疆絕祀此
屋可戰榮糾罔測其所由畢土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
然者移風之言易謂易俗之訓則耶我所以清六官順廣
歌載唱載火匪頃虛之獨叶一張一弛豈柔瑟之空和八
絃有載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歸之乎至德鳥來歌舞益
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俾大君之得一考
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嚴茲揚六
氣孕有群方處植者以之而茂實含穠者於焉而壽昌彼
離運與果陸復何道而稱皇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二

雜著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以詩贈之

風雅不墜地五言始君先希微嘉會章吾其河梁篇理更
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往來更復人流湧騰前源傾筐實不
收樓檝華爭繁大教護微言哲人生今孫高風激潏波坐
使橫流翻昔日越重阻側聆滄海傳達茲觀清陽幸親青
琅編冷冷中山醉片斤崑山瑤一杯有餘味再覽增光鮮
對賓登昔餐握餐良自斯吾其若先師六義今還全

蜀中將迴留辭常相公

宰體則雲撫方前恒食主貧居豈及此要自懷歸懷在夢
關山遠如流窮華通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大原旅懷呈薛十八侍御齊十二奉禮

前來稱美俊有食主人魚後來曰賢才又受主人車伊予
亦投刺恩煦胡彫琰既親主人面又獻主人書朗曰百家
周賁應三月餘眼見東序簞坐茲秋光除西日怒飢腸光
風集綿緒升堂有知音此意當何如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恩

驅馬驚新遠迴頭長路壓高城已不見沈沈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程不出

門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袍早晚期相親

詠德上貴檢察即掌祠之弟也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淳如月臨水滿若松照日輝影互光登陸森雨卷鬱運城聲鳳下同氣熊能出併力華夷心通義整師律英豪頌迴席變霜皆屈膝中外行分違雲漢清謚

寬輿

桃李有奇貨權機無妙筭昔承慶雲沃一檀春風吹美惡苟同歸喧喧使爾爲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自懷州却赴洛途中作

惆悵策疲馬孤蓬被風吹昨東今與西冉冉長路岐曉晚樹無著夜寒霜滿枝候人恒辛苦寬輿天何知

義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鶴聲求燈徹夜席東臺筆展征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首無繼息心所務前有程

江夏留別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閬辛從此來

弭棹已傷別不堪離緒僅十年一心人千里同舟來鄉路手尚遠客程君未返將何慰兩端互勉臨歧拜

徐十八晦落第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攸爲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送袁秀才下第歸毗陵

羸馬出都門脩途指江東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矢捨難未中璞全終待女犀帶秋可翔豈不隨高鴻

聞鄭舍唱涼州有所思

有伊善京曲離別在天涯虛堂正相思所妙殺鄰家聲昔雖類閨形影終以遐因之增遠懷惆悵舊蒲花

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澄澄積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連空漾鴻同浮高天蕩蕩漫漫自品然實類平蕪流大川星爲潭底珠雲是波中煙雞鳴漏盡東方作空曲

蒼蒼曉煙落鴈叫疑從清淺驚鷺聲似在汾河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厲秋賦懷金門念排雲漢將飛翻仰之瞻躍

富華軒夜來臨錢歐陽子偶坐通宵見深宵心知慷慨日昭回前程志在青雲裏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二首

山橫碧立並雄岷大阜洪川共降神心合雲雷清禍亂力迴天地作陽春非熊德魏周輔稱傑叨慙首漢臣何幸腐儒無一藝得爲門下食魚人

又

推車闔外主恩新今日梁川草
過春玉色疎輕轡節下揚
共百里路無塵

春日途中寄故園所親

來路度年行故園未云返悠悠
去源水日日祗有還姑嗟
秋葉零又看青草晚寄書南飛鴻相憶劇鄉中

汝川行

汝學春女驚花月朝起採桑日
西沒輕綰裙驚紅羅襪半
踞金梯倚枝歇垂空玉腕若無
骨映葉朱唇似花發相歡
誰是遊冶郎雙休不得岐路旁

許州途中

秦川行盡潁川長吳江越帶已
同方征途渺渺煙茫茫未
得還鄉傷近鄉隨萍逐梗見
春光行樂登臺閣在旁林間
啼鳥野中芳有似故園皆斷腸

銅雀妓

蕭條空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
不歸林尚陵永爲公難容
徒自羅舞態閑誰目鳴咽總
離前歌聲苦於哭

題蘇光釣臺

頭棹歷陳跡悄然閑我情伊無
言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責
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欲試此
溪曲永衡英威聲

福州送鄭楚持赴京師

有感懷之意

美人河岳靈家本紫水濱門家若蘭族身繼如環文身折
青桂枝游覽鴻鵠群爾來丹青遠逐逐香梧雲有伊光登
人惜茲瑞蕙薰中朗前滋旱四座同氛氳海郡梅壠晴山
郵炎景騰迴翔龍南遊鳴喚斯西聞秦雲驚鳳征越江雲
雨分從茲一別離佇致如竟君

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

百丈文化樓君登最上頭九霄迴棧路八到視并州煙火
遺荒燕山河啓聖獻短垣齊介嶺片帛指汾流清鍾中天
穎哀鴻下界秋境閑如道勝心遠見名潞豈念衆肥馬方
應駕大牛自懶蓬蓬吹不得與良遊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閣中丞詩曰汾樓秋水

關宛似倒開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南客郎詹

也報書即事上答

并州汾上閣登望似吳閶貫郭河通路榮村水通鄉城視
臨柱渚巷市接飛梁蔓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潭州陸戶曹之任戶曹自處州司倉除

三語又爲據大家聞屈聲多年名下人四姓江南英衡嶺
半天秀湘潭無底清何言驅遠車去有蒙莊情

送少微上人歸德寧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閑密行，菜色見蕭索。幻世
方同候，深居願繼蹤。孤雲與禪到，後在何人。

荆南夏夜水樓懷昭丘直上人夢李季

無機成疾，逸中夜上江樓。雲盡月如練，水涼風似秋。危聲
聞夢澤，紫色上昭丘。不遠人情在，良宵恨獨遊。

送高士安下第迴岷南寧親

僧隱有賢親，岷南四十春。棲雲自匪石，觀國暫同塵。就養
思恩錢，迎年愛鳥伸。還看謝將軍，又作穎陽人。

酬吳十二秀才孩子諫諍詩如錦綉

筆日未成年，英姿已斐然。王家十里後，荀氏八龍先。慈情
松猶嫩，清明月漸圓。將何一枝桂，容易賞名賢。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卿

中宵天色半片月，出滄洲皎潔臨孤島。輝娟入亂流，應同
故園交。獨起異鄉愁，那得休。遂轉從君上庾樓。

御溝新柳

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爲一道春。柔美
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翻煙拂錦纈。王孫初命
掌楚客，欲傷神。芳意堪相贈，一枝光遠人。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律座下朝講，重門掩捲關。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閑寂。爾

方丈內，鑒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松色落深
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曉魄，惆悵歸人寰。

誄德上太原李尚書

鄒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升地十
萬兵。樞機擁碧油，繡玉平爲燭。閭吏賤，金皆是走庭流。王褒
是德空，知領身在三千最上頭。

及弟後訓故園觀故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昔期楊葉，射頻因傷中。挂
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慙慙相賀。校篇料，魏詞猶著。

補衣何足美，如君即是戴嵩時。

除夜長安客舍

仍寢如流歲，又逢望家恩。獻壽兼甲彔，長年虛牖
傳寒柝。孤燈照絕編，誰應問窮愁。泣盡更清然。

早秋登慈恩寺塔

寶塔過千仞，登臨盡四維。遙端分鳥嶺，墨點辨蛾眉。地迴
風彌緊，天長日又遲。因高欲有賦，遠意慘生悲。

許州送張中丞出臨潁鎮

心誦除符口，不言風馬千。騎出轅門，孫吳去後無長策。誰
敵留侯直下孫。

蜀門與林蘓分路後羣君山川似閬中，園客林蘓極

亦聞人也

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延壽福平皆閩中川源之勝地
紅顏聖無入相與識獨自故鄉情

樂津店北陵

彈頭有麗玉知也美笑金草擊字為羅惟碧草相容行
到山頭憶山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雜著

益昌行并序

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興元少尹吳興沈公長源牧
利州其為政五年予族遊由于利觀人安俗阜欽所以美
作詩一章利州故益昌郡也目曰益昌行詩曰
驅馬至益昌倍驚風俗和耕夫雙上諫負者途中歌處處
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過餘田時稼無間坡間菓一何
脩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歎我我太守在
古無以過愛人其愛子理邦如理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途

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為國華今時固精求漢魏詩
四氣有青春衆植佇揚葩期當作說霖天下同
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并序

親居處無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如華斯亭幸甚常人歟
規畫既高塋有繁烟以花草清以竹木綺麗蒼澗琅玕
森然塋外人素入門雲林使人心以之聞神以之遠華朝
於斯夕於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則虛靡其靈恬淡
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遠世方曰冥搜賢哉華未展襟
懷視於斯則昭然在前矣予既遊且尚詩以美之衆君子
其以為然亦宜相廣詩曰

高居勝處誰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歡新押提門青翡翠條
篁浮徑碧琅玕步兵阮籍空陰屏彭澤陶潛護掛冠只在
城隍也趨府豈如吾子道斯安

奉和太原鄭中丞登龍興寺閣

青雲未戶半天開極目凝神望義興晉國顏塋生草樹皇
家瑞氣在樓臺千條水入黃河去萬點山從紫塞來獨恨
侍遊遠長者不知高意是誰陪

寄嚴中丞少尹

太原和嚴長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翫月
西寺碧雲塋東溪白雲園年來一夜說君在半天看素魄

當懷上清元在下寒宜裁濟江竹有阻兼道歇

都亡友李三十朝移歸鐘聲風詩度

獲友親題壁上詩傷有綠跡不緣詞門前猶是長安道無復迴車下筆時

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接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自南山却赴京師石臼嶺頭即事寄聽侯尉

鳥金蛇盤地半天下窺十仞到浮煙因高望空沾思處認得梁州落日邊

與洪孺卿自梁州迴途中經路谷見野果有閩中懸

壺子既同採摘用呈之洪亦閩人

青苞未實枝難摘得茲萱蔭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園山路一枝枝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儻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會閩古老言

章晤宅聽歌

服製紅霓裳似雪蕭郎屋裏上清人等閑逐酒傾杯樂飛盡虹梁一夜塵

與林樞同之蜀途不嘉陵江認得越鳥聲呈林林亦閩中人也

正是閩中越鳥聲幾迴留睡暗沾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

有離鄉萬里情

送閩上人遊嵩山
二室峯峯背額遊從雲從鶴思悠悠丹梯石磴君先去爲上青雲最上頭

永安寺照上人房

草席蒲團不掃塵松間石上似無人群陰欲午鐘聲動自

讀周太公傳

論兵去商軍講德興周道脩治未過時豈異效川老

山中老僧

笑向來人語古時繩床竹杖自扶持秋深頭冷慵將剝白

黑蒼然髮到眉

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闔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色號稱賢宰又

是皇唐李魯山

泉州赴上都洛陽奉留割舍第及故人

天長地滴多岐路身即飛蓬共水萍定馬將驅豈容易第

兄親故蒲離亭

送張翥卿卻軍行營

寶馬琤弓金僕姑龍驤虎視出皇都揚鞭莫怪輕胡虜曾
在滄陽敵萬天

題梨嶺

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峯危樹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
不沾衣望故鄉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冷
然三尺別生風

秋夜寄弘濟上人

尚被浮名誘此身今時誰與德爲鄰遙知長夜樓溪上月
照千峯爲一人

觀漢井

何事悲酸淚滿巾浮生共是北山塵他時不見北山路死
者還曾哭送人

宿建溪中宵即事

蔭虧一席眼還坐蛙鳴螢飛夜未央僮僕舟人空寂寂隔
簾微月入中舍

建溪行待陳詒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懷麗詞能狀物每
看奇異但相思

題王明府郊亭

日日郊亭竹泉論桑勸稼是常機山城要得牛羊下方
與農人分背歸

塞上行

聞說胡兵欲利秋昨來投筆到營州驍雄已許將軍用邊
塞無勞天子憂

題別業留別郭中諸公

千山江上背斜暉一徑中峯見所歸不信扁舟迴在晚宿
雲先已到翠泉

九日廣陵同陳十五先登高樓林十二先輩

客路重陽日登高寄上樓風煙今令節臺閣古雄州泛菊
聊斟酒持更衡抑頭情人共惆悵良久不同遊

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

簪萸泛菊俯清軒飲過三杯却惘然十歲此辰同醉友登
高各處已三年

薛舍人使君觀察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既察

先呈即事

江皋昨夜雨收梅江館更寂寂衡門與釣臺西島落花隨

水至前山飛鳥出雲來觀風馳馬能言駐行懸雙旌許覽
煙望不偶然聯爲竹空今石巡掃掃苔

除夜待酒呈諸兄示舍弟

莫飲明朝又一春相看燈共貴身悲怨寒手同今夜
下傳杯有幾人

元日陪早朝

斗柄東迴歲又新遠極南面挹來賓和光景轉樓曉休
氣氣盈天地泰德肅不唯丹穴鳥稱觴半是越家人江阜
麻草今何事亦與恒星拱北辰

題延平劔潭

想來精靈欲見難通潭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
與澄潭生畫雲

晚泊漳州營頭亭

迎客塵喧送客雨散點煙霜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泊太
清雲上送蓬壺

谷韓十八第驢吟詩云

苦難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
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驢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入市
門行者不爲留惜問價幾何黃金比萬立借問行幾何
尺視九州飢食王山未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驢世不

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按其勒
因言天外事恍惚使人愁驚駘謂駘駘饒餘金獨豈有能
必身用有德必見收執云時與命通靈化自由驢驥不敢
言低迴但垂頭人皆勞驢驥共以驚駘優唱余獨興歎才
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高聲誦

又和此首

故人舒其憤作爾驚駘驚駘取易售陳驥以難知言委曲
成既深空嗟詞亦放群情有遠圖余志遊其源室在周孔
堂道通亮舜門調雅聲義同途避勢難翻頭茲爲復來低
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世蕉一葉欲羨葵一
花妍無材實貴手植堪碑前棟楠十圍現松栢百尺堅
閑念棟梁功野長丘墟遠傷哉昌黎驥焉得不迷遭上帝
本厚生大君方建元貴將庇群毗庶此胡崇軒班爾圖永
安輪擇其精畧君看廣厦中豈有厦前堂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工
磨拭成貫珠泓泓洞澈者如無星耀月耀莫之迦駁難照
乘徒稱珠上人念佛念真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既指其珠
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童童母訪來公得之巧瑋群奇
中龍龕菩薩長隨躬朝自守持纖裳夜夜來月照紅伽空

窮川極陸難爲實執說單渠將焉連連寒溜下陰軒
於法露垂秋草皎皎影煌煌離處煖紛不常安昨
目生尤益我來借問脩衍數日殷勤美茲物上人視日
檢微言心學如斯即諸佛

贈山南幕兵馬使即廣利堂第也

爲馬爲漢第與凡如鷗如鷗無連英天旋地轉煙雲共
鼓長風六合清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銘

棧道銘并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陸路窮谷萬仞直
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巨隔呼絕峻嶒峯巖無隙緣
樑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
五萬年間莫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往物同所宜
宰然無餘漂散化無餘門可留還可親昵孽圻地脉膠離
物理豈造化之竟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
凝也如錦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障有所不周廻翔有所不

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千
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兼含育萬
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
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有川不可
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有智慮念全玄造立巨壘而
舉追氏鑄懸續以下特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峯鑿積石以
金力梁乎空於木用斜根至疊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
繞翠屏而龍蹠堅勁交回雲梯砥平松栢局之通塗綽綽
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次防如鴻向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賤蒼蒼而不懼蹠是
黃轡以達人神會同藉獲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
者王可公者公而吹以風或曰受球之石長存可攜之材
無窮易利代靈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
爲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字其友
之則石雖存忍不爲球材雖多忍不爲樞樞夫往昔有時
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憚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
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
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獲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
攸作銘曰

天覆地濶本亦同設大衆難金或滿或缺損多益衆聖賢

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
不惟不鑄斗起斧斷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
不偏賢斯有造鑄堅刻動無蹙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
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順憐則怨從完
以踏階落我嘗自顧而植地非量勢才不易林路極之致
惠德之心勿爲新道不恒勿爲斯道可又禮不以禮可有
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物若茲
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于左其同我思

陶器銘并序

嘗侍論於長者僂有之曰近代之作王杯麗則麗矣愚以
不如古人之爲陶長者鑒之以爲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
亦不乖伊人之譽茲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間而
不迫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之至富者土也不勞
而或者火也夫陶揔壤以製焚釜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
富不室而冰清珠琬不綴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
給料高雲觀錯錯至孟大窮儉石小極主振經萬錢而自
若枉煥燁而莫渝滿堂修靡之護提挈無窮賴之惠其
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德又得安也易簡一儀之
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獲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爲外戶不閉無爲之

德所由生也豈夫王杯之獨劣其餘就而僂焉則利材
搜璞窮山越壑斲磨雕鏤鍊丹煉力盡終年之功財殫
不覺之產量纔升合質忘湯火遺家得奢盈之議中懷生
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德又非
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
紂所以人人頹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
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盡財不周於用禍
又如此人貴之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
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憶而有中誠昔常人
之見故爲銘以廣之銘曰

點汚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爲貴稱諸性較西貴
攸與藏因拘攘成假焚然不燬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
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纖用窮盡及物有
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爲利物有機功相榮我取不勞爲工
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割殺焚驅我取懷藏
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修莫我生有廣周用
所賤謂何賈害動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
曰皆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幾得選曰明雖必見
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里里自工孰若
我陶敬銘有容永告滔滔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銘并序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
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于京師國喪莫才家亡
今孫家園不幸殯焉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充京兆扶風人
始實趙氏累世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因居今爲燕之名
流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
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隆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志玉輝
有孝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州閭以附牙戟驅風雲
馳聲燕趙多奇士公其人也用正直秉義累擢旌旆節者
算以果斷行正令操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大燕不有
弊寧方將張翼翔雲揚聲遠渡大命不永大病遽及享年
三十三歲氏暨連類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
長曰縱次曰緒永思之感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
某月某日大通卜宅于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天長地
久埋川塋阜于何不有乃爲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知瑜在岷燕趙多奇公則其人素繼忠貞識實
籌略器流瑚璉羽族驪駟顯與太郡佐律雄師雖倫柱德
亦匪孤特南仰揚騰更期遐矚東觀逝水忽結永往卜達
斯又安于此問惟宅惟安天長地長
有唐故朝議郎行郢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閬右私農人永嘉通江公自始遷之祖
若干代處於閬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
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瑩
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辭居不掩六籍外偏好
復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董用有成
大曆元年節度使石堡射田公薦授左武衛軍府倉曹參
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隱業驟求則肯道或出
或處聖人爲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
州永恩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田參軍貞元二年授
鄂州司倉參軍累贈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
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受其風土亦心焉貞元十二年
冬又合某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于汝州龍
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二年歷官四政祿
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適以簡上以忠政重下以公平矚皆
白珪無玷宋絃有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特
盛小當應方圓必容我則不街人胡不求其能全展光
耀以至殞沒悲夫夫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
公昔於名宦之理是焉士祿農耕猶生則榮若死則已亦
道也公昨於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
不違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吳次子暉季子吳伏山之號以至見血以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甚許有誌政為墓誌銘庶親今為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藥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楊公於人拔貞拔神藝術潛引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履德天桃倍美不能秋數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督無憂英英楊公與趙川俱下此脩渥有形容宅東海西山不易間易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

墓誌銘并序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燕高岸為谷龜壤或呈情當錄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某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父某官若千子皆以堆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鬚姿貌靈犀藏聲峻嶺而後失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操觀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大旨最其有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如諸已明除得善司馬法起家為范陽軍要職本軍殿政重多自出還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某州近邊戎敵為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遞通某人大父拜御史中丞莫州刺史徙薊州之惠如莫州移薊州薊人繼康猛

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有合議於天子自管內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嘉其諫奇其詞次所議客子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是松在松利雖處森森疎疎頗脫鋒鏑見天子憫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癸亥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無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累職監官若干政春秋五十

一當時侯傑懷持抱器者無不嗟呼歎息嗚呼驍驍有騰千驍萬之足伏乎握子將有刺犀截象之鋒開子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為膏肓市人泉延平為知人之痛惜公其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武之女哭泣之墓痛而中體子六人男五人一先公四人在曰錄曰錄曰某曰某終

三十八縝年十五其餘幼推不言可知女二人一先公一人在四歲至性華貌威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下轉千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春長沙歐陽某就緒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矣矣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成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擁護雖致材成則未嘗蓋本軍俄指忽隆脩短無涯傷如之何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并序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

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間觀議遠近遶海重吉人也嗚呼
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之材也珠玉碎
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為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
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
曉字季實其先宅榮陽永嘉之遠遷祖自江上更徙于閩
今為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
顏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
深源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
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風不
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庵有若人之姝獲配
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姝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感蒸嘗之
敬公卑府君近指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履新
之至承公居閩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頗瘡於公善良內外
兼得受命不永其如何蘭分重簪或亦中敗惜哉子二
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孝孝重慶既在京師不遂撫慰
來人有述實撫能發妻亦聞哀有過人禮不貽制空取遠
日堂璜三年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開
儒里常蘇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違告子于題誌既悉真誠
實傳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為銘以寄銘曰
有美李實君子之頑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性長更

推誠材植遠林實產遐壤無和無玩自生自喪骨肉歸土
用蔡斯原嗚呼斯永懷君子之魂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記

曲江池記

水不注川者在麓澤則曰波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
之沼園之池力襲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象該池者其天
然歟脩原北峙迴岡旁隸圓環西匯中成舊坎牽郭港洞
生泉滄源東西三里而達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隸
垣未燒乃空山之潔曠野之漱然黃河作其在壑清渭為
其後迤邐斜石走太一前橫崇山濠川鈎結盤護不南不
北湛然中亭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纖物紫

蓋就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功沙汰一氣之辰時成六合之日既以殲確外島棄宇敵無垠塢以居德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機常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廟斯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依如世蓋黃旗之氣豈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爲苟相表裏製必同象迺夫外則廓以靈海運夫內則融乎此衆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宅土之後獲綿千百之代莫卜都邑不欲令天大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其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之故於有隋此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管之以演焉標北辰以正方慶南端而製極壙腹劃趾鈞陳定位地迴帝室漱成厥池既由我身機成伊去真主龍龍盤虎踞爰自人豐執物取諸義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星居之盤陰濟清入其洞澈銷深紫以下澄污瀦肅其佳氣瀟灑散而上滅萬戶無重隄之患十門就美境之致其流慈舍和厚生獨疾有如此者故曲如練清明在空術勝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觀瀟沅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華中攝重樓大矯以榮映危樹嶺岫以輝燭芬芳徐濠濠隱電延凝煙吐霧之羽遊鱗非郁郁以閑楚謠微微而清肅其鴻虛抱景氣象澄鮮

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題九重繡轡製六龍而昇降十門錦旗同五侯而偕至芝菊則因高平斷岸後樓則就棠華芳社艤舟載酒或在清流清於入襟况香以蕙寒光炫目貞白以生絲竹聯羅綉綺交錯五色結璽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碎轉清神仙蒸均天於赤水縣諸數命夫人尊靈竟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得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賓有經則織埃不動微波以宴榮華亭瑞現祥形其或淫酒以情泛覽無教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駭生禍觀其攘神育靈與善惡惡有如此者小子幸因受達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曠太始之玄造訪前蹤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義人事之端微之於耳目天流惡舍和厚生獨疾則去陰之惠精陽之德也鴻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延歡濠濠處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惡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饒創一山一水奉石豈樹皆有所謂茲地者其有謂之推焉意有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有此池須有此池以觀之右至仁之亭善賢無言之化育至矣我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夫以其淵洞而論天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

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今民無德而稱焉
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
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

說釋典籍之講禮之為言講也如農之耕田時焉曰時
將種而求其時耕矣必講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
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
庠序立先師後夏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
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平其中
禮也者師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東脩既行延肆乃
設公說凡北坐南面直講抗牀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
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
大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
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養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
家輕重以從亦自其館浸塔雲來即集鱗居執升如星連
縱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
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銘乎作者之意法乎學者之耳目傾
于懸風落子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味鏡徹於靈臺所
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
聞于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尊聲得云虛來賓歸于職在

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親公之美
敬書感事記諸壁并刻當時執簡握卷者于左偏貞元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福州南閘寺上方石像記

萬物闔闔各由稟洽無襲無沁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
珍愛斯石像者其珍愛歟始孕靈軀質兆朕未見則峨嵋
巨石巖峭山立鎮鄴城之前上壓蓬宮之上界海若輟而
莫動天特湧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
雲湧騰而來集驚風環駭軒窗舍其雄雄者當驕然中
震迸火實野大聲殷空來衝蹶蹶蹶蹶蹶蹶蹶蹶蹶蹶蹶
蹶蹶收項勞輪囷然中關南委地以掃落北干雲而礪
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不寒不熱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
八十種好備列待環衛品覺有承莊嚴供養文物咸狀端
然慈而微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投法如開月殿以臥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
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原廣袤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
中有雌珠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乎其為有石之
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貌
巍擇氏從釋道精其神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
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賴靡入於教有所怛怛則為不

可思議以腹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雖然之然俾知我存
在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該身者則百億
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
滅焉若因其不朽之物焉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
是與夫為童男而出世假其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
永永之利則不伴可以還足而得罪寄影以安樂子則求
福不回者焚香曉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曉曉之餘勿聊
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使有副副之言繼也其一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
輔其違焉其亦總使之務歟皇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
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使為庭除此為堂室靜諸
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繁正天順
糾選王恩傾環游式過之卒專行極微循之今夫京師豪
傑英俊之都會蠻夷戎狄之來卒排輪重足渴泉多挽我
防則戶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環必見縣是九城之中乘
避貴員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揚出
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與鳥合而無禁自東自西以威
萃懷慢焉斯焉而能在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
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

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公裴右街使俾訪忠良以
自依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歷歷因之
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白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
公名即日召見教對器實符其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
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其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
付公辭而敬清而貞堅鑄禁和深鉤事根不誠而部伍增
肅不接而遠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
肅斯有述公此無作遷斯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勞且藉
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覩公登斯果之績得國家建斯
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為公廳之登記云其或擇公之
武職茲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
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樓也謂其高明觀遠雖瞭然也建於第宅則以
閑園林有媚樹於雄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
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故樓者蓋此郡北甯之立
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妻不倍常廣惟再尋製遠日
遠土木力殆左審石墜上露下地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
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
年暮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

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恋主向方瞻瞻惟北有樓半閣半據日夜關塞陣擊之所風雨憂折樓復墮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管之俾有常跪立之地聞更人防卒之弛事予將時時展北面拱辰之心焉受命者威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群燕威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坏崩易蠹趾有餘而不刻其德自延特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望尤徒未脩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肺腑如錦之解暑若岸之軍壁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盛洪濟氣勢縣是以雄為公每子半情來往島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也應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惟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秦巷多聞與頌藝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憂兩獲而達微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邇佳致時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二十日獻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達六曹之都堂公表撤而處遠也天子建六官起綱天下分刺史六司用

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一時不若則歲周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操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安中將坏城郭觀覽解宇首視斯署既陳而臨非凝神操務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室是亦為政乃臺美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頌人囊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於是審基趾程廣袤山節隆挖得也削而不取土階茅欄逼也華而是捐非約非豐九軌殿中然後計具材置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入功則稅之若特物樂民賴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負運楮六接以都豁陽軒庭引陰室旁啓袍以重屏翼以迴廊瞻點點以秘遠屹嶺嶺而宏敞夏處其達則衣天以涼冬居其隩則專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蓋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公侯卿士禮聘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杜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為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內融懷梓抱忠無回邪以益下有審謬以承上當時之責也請列子記左庶後之君子親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二八章記泉州

勝屋曰章優之名也古者創棟宇殿廟風雨從時適體
未盡其要則夏殿室春由秋戶寒暑變不能自咸隆
及中古乃有樓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淫鬱
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榭版築樹
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材力實猶有數近代
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
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複再成之虞者如版
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
選之於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
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通遼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溼
雲多聚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祖畏景方至月令
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向地理早庫而不
擇美境以蕩夫汚虛乎因問恰相原隰都東里所共得奇
阜高不至崇庫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舍之以澄湖
萬頃抱之以危峯千嶺潏潏水之心當春臺之前如鏡之
細狀簷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勝臺煙苗
草靄憚移月心勝意滿有建亭之弄而末之言也二公既
退見人適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頽巖前來後至異
口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十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盧
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室調陰序陽使
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帝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
昔歲之祈諸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惟憐君子
也詩云惟憐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直吾父母矣哉阜二
公做選尚而加愛務休訟聞必復斯至上靈下無忍今父
母慈之乎遂偕發爲公就早之如增而前陳誠于縣尹縣
尹允其請而爲之辦方經曉等周環當上頂誠奉訓誦以
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園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
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運蟻往榛莽可去以自殖足竟無脛
而奉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垠之備具再展而
成二公莫知層梁豈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
不殊致翔白實以呈素殿頽壞而臺榭通以虹橋綴以綺
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隘煙水交浮巖巖疊疊精舍奉其旁
建鄴城金其殿際容彩光彩搖蕩入潤指朱軒於潭底閱
雲峯乎波裏壙演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
禽出沒乎前後一瞬一睎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
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實釣泉想千群庶幾舉採異
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曠間闢通途在下可以
親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瞻大造茲阜其國

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逮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墟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親也邑人頌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勢亮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黍于文會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吳歸之辰驗荆泛濫會特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樓宇猶在或基趾未流山川物象通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懸絕竊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或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姑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爲邦榮在位元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主茲三者以在王爵則仕義順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令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

地關上列縣出千十分爲十等第一曰赤次亦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次下曰縣次縣曰最緊縣出千自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二伯韓城爲之最上之次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縣僅二伯韓城爲之最無與焉最之最大于赤之最非最之亦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郡望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蓋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資資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一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故屬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刑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指訟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揆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

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予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其著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屬於會詞學亦流第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廡有記西廡無記因記者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譽猶在者亦得之至于鄭繁子鄭若土壤廣故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潛序十月十五日記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雜著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與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蟲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奪舊步地轉頓軸交斜迴薄將有結常珍自春三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熱灼爲霖霖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靈靈欣欣然然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受磨力强者勝九陽構旱而美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氣浸潤爲慶雲烈景燄爲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青熱欲凝淑氣循繞彼雖罔得爲禍此亦未能爲禍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雲百芳蓄穎以思拆至是土膏融其液宣若決滄泉如開浦煙豐本增岐花苑縣縣無礙磅礴與良沃復十於百千勝靈靈以委國餘糧歉時而樸歟夫體病不能寧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

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祗之類皆吁歔怡追於其中乎宜其瘠乾元之宿疹愈瘳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感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昨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其不以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室室鳴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殿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私輒爲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自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梁寒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會爲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厭款犬豕梁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有所恨二章并序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觀故林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卒者忘以見

人曰不見有愈見則害速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著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感乎一言歟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何半旬之歡不就而卒有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慘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其聊以爲憶乎貧也素之衣服無暇裁縫荷聯聯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褻所以鮮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乎實未衰焉其方少爾斯謂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觀止本不信巫謂至言是復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致友謂友情是連隔生之贈造次將之有所恨兮

上董相公東風二首并序

其序其樂文者相公昔領大司成則飲相公訓人成俗之教中爲大司學則照相公合其移風之德及舞蘭客則決相公調元厚生之化竟未能歌謠發韻紀叙唐書下居暗

室有婉明神昨以赴調東周又聆相公此方鎮安之美陪
輿人編作東風詩一首既詠諸途輕塵左右千犯明白不
仕戰懼

東風二章

東風美隴西公也貞元十二年相國東都守隴西董公牧
于汝汝軍自動淮夷二孽董希烈矜功多悖師用匪律
人亦由殘隴西公和為謀與仁為化車旣去兇巢黎昨以
蘇東風解發發之不如作東風詩二章首美去兇巢也
其卒章美蘇昨也

東風叶時匪沃匪飄莫雲凝川莫陰沍郊朝不後夕乃銷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臨恩匪我匪是莫基在莫醜在
階以踣以蹙夕不後朝隴西公來汝都兮

東風叶時匪鑿匪繆莫盤在東莫枯在條宵不後晨乃歸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為政匪食匪招莫顧於家莫
流於遠以飽以煖晨不後宵隴西公來汝都兮

南陽孝子傳并論

貞元九年某族行號州稅干村店有一黨先上焉老翁一
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實其
囊裏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
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閭吾父年

老而所乘驢弱者遠此絹便與驢驢問得姓名乎曰其
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某既占鄭書又知鄭待
君靈纔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還
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歛為言之曰

豫章之迴大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驢其羣一丈夫肩
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重稚驅行兩人山路初
盡如行險澤天又霖雨泥水深老翁瘠羸往往顛蹶丈夫
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攬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
翁委輒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貨諸驢而負其
父平田積雨潦渾到腰不至店舍竟無歇歇父在子上殊
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
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
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
贈稱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獻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
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博爾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
忠為度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隄而西足下之見豈
斯人歟某以如其所行是雖是也亦皇唐純孝一人焉
行既可述遂依鄭說為之傳其間聞其姓氏亦不知何許
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為南陽孝子論曰
孝子侍養矣而贈絹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

儉孝子簡孝矣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說李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非於李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爲夫子美於李路仕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爲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備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僥免絕譴然後發法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方畫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皋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敏於成康于時皆濟濟皇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罪矣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委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難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筮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况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爲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濫焉大則性命必有銖錙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筆文武師堯舜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侮於人

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爲片言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殺邦歟夫子之言非於李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達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者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用者也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軫自明誠而佐蕭明之於誠猶王待孫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應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善王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焉乎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舉行於國可以轉群臣而子孫世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限不誠也苟誠離水火其間塞彌天地而必登豈止居臣卿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珍祥論

漢武帝寬文門之歌頌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執龜鴻蕩者則早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實獲白狼周成旁浹然致趙蒙致助曰聖幸祀四方武乙不淑出有廢亡予享虞舜于九疑吊麗民乎盛唐登名山於華陰俯大川乎澤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瞻跡交神致致助之慶脩身遠害免武乙之殃紫雲產於甘泉白麟呈於雍祠天馬生於渥洼之域寶鼎出於汾水之濱風雲草木相繼於時頭飛皇飲之長涅茹寧宵之觀絕域款塞無月無之是多白狼之社不少越蒙之珍也此夫魏魏鴻蕩蕩然有何見而感焉東方大夫曰實陛下誤意魏魏蕩蕩歟非古所謂魏魏蕩蕩者天魏魏者德之容海蕩者化之稱非謂廣遊從於險阻幸髮繫於神祇鑿莫測於妖祥先偶然之盛漏致僕來之貢賦搜無用之戎狄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竭亦明也秦皇帝周施天下不為德我太宗不下階闥不為微周欽聖於廟下不為是虞崩於蒼梧不為非魏救得神畏其國西伯無神人以歸龍降于庭夏道雖維維于垂商祚輝苗民延命堯

以盛有繆來貢祭以表以此觀之即虐如秦皇雖車轍過千宇內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懿雖終於帷席不如虞舜之沒於草莽也淫如桀雖墮靈祐不如西伯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如夏桀雖異人島腋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融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而同終神理閎宏吉凶同測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端以表善有積慶以慈惠有無災以厚毒有見昔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善歟其慈惠歟無災無害不知神之厚毒歟其亦警德歟以是元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屢服蠻夷而積宗社或有鴻災巨眚國以寧或有靈蹤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實作凶乍吉妖怪之蹤作吉乍凶警諸樂工也其有治人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警諸酒醴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唯德可以信之致若上帝轉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適其慈惠也將覆不覆則轉禍為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為妖怪神祇也孰為珍祥天形也者苟修德以待人未有主人怡悅而客忿怒心善而形為惡也若有其德日觀妖怪其魏魏也若無其德日對珍祥其未蕩蕩也武帝聖然歛勝而言曰善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怪不必害

將光幽夜依陰靈若自諸燈燭而使照明矣處雖唯漱含
靈不折壽算照照蓋千秋久慈相為福也凡書懸記善
難史官之職感述德或人所遇規範生則人之一夫耳
誦時日用而為之志若簡冊已載復何言哉僕嘗未也庶
補其闕是哉也扶風曹公參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
郡李公持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微為地官之元年范
陽張公為春官之三年昌黎韓公涇為夏官之三年吳
郡陸公贊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贊為秋官之一
年清河張公或為冬官五年夫太華六年於天子之為理
禁淫泆而清洪流者故列于斯志之末

則下和述

昔下和以荆山之璞獻楚懷王曰非寶也則之次獻於平
王平王亦曰非寶也又則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
子鄙慮者致於斯時雖然若凡二君之意後世之議者脫
未之思焉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擊乎后躬千
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玉者勞之母財之益修之本害
之國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獲山不藝而攻
石非義而忘仁輕親而賤常耕之遺藝之墮穀之散帛之
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為盜又曰大寶曰位二君所言下氏之璞非

寶者蓋賢此者也不然王之與石猶較比麥雖至愚昧亦
或辨之況二君乎機時俗疑為愛王人須臾之功不試家
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越人之四體數革不然矣實
時抑奇玩却無益剪奢靡之萌隆淳龐之研欲其現持工
鼓上復於穢軒象著王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瑣瑣之智
莫觀冥冥之情昔宋王以簪金并餅不測靈鳳長鯨信哉
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秦伯同猶失小子不敏竊述其旨
以佐知言云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田
邑人齊南林公撰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
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應給至頃滅癸酉將與先府君脩合
葬之禮公之於事親存既竭其力遂終恩盡其勤曰令禮
品章則有王度不敢之越也鑒域固諱實在我功當懸行
之而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埴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
築雖率情性而無憾法度不違與禮而有異常儀載考再
理而未之變春三月五日忽暴風自天氣風下雲非雲非
煙霧縹緲彩耀光輝聲響震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
是纓鑿已栽松栢洵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潤齊大如梧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歸轉堅明猶然珠相終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親者爭取或食或噉噉天冥其間者靈地陳陳其間者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貴以物而旌苟無可貴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稱其物稱予聞甘靈之說莫觀甘靈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而降公之德世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結豐圓向日翻駭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吊禮幸獲而見珍饈不足遂為之述

暗室箴

行之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彼致碩人冥冥暗室間縱爾神間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旁體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援前偏神在無形天不長應神實正直神監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寤莊天理厥害鉅竟以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視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涓松抱節幽蘭有薰意塞不學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乎其不見戒慎乎其不聞先師有言敬告天君

吊九江驛碑文并序

吊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與辭而吊歟斯碑

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幹率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於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味本有龜譚頂有螭雖不若帝掌履慎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更朝載而陸下出縣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大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嶺致奔嶺引直至胡心頭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佳時所賜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美秀與碑材叶即以酒醑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背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度千艘歷增亭既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善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貢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揀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與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條吏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迷寔已之迷今為九江驛之碑焉子族游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為子說而俱以視鳴呼先嚴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卑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蘇麻矣以魯公之用

則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夫魯公文得人之文則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半醪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素麻熱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故慎如彼而常人無良贖辱如此與有道而無罪而刑投四裔懸何似別邪石不能言其道無冤故吊之情遂以傷理拂乃充人實有之物亦應為嗚呼子碑冤可于知陰陽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名從史君卑以異矣旌產子既後子不終致慈恩彼蒼何嗟及矣矣美玉孤禽高冠跼足有類于碑先祭後葬繼世生哲詎無賢乎將觀于斯固悼于斯庶幾所懸而優假宜屹屹于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大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帝漢武帝文并序

閔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為飲露餐霞希升汗漫激流金石用擬林泉嗚呼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葉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麟群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淵蛟龍不可更居蛟至免莫延

於且金鳥岡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為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為念者可讓於朝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繁辭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隔林泉將市朝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况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為僕御元元所以割膏割血為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予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觀永歸之地弥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數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王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吊云赫赫芳炎靈降神造漢授秦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群龍卓為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關米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可膚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罷宵天跡既兩分理難兼况若苑將生猶南與北食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動萬機欲升汗漫道遠者可以為匹夫爰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旒纓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餐腥激流貫都荷能同致實曰殊途亮辨曰聖由晉歷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周園山水

君子乾乾乾乾爲神仙嗚呼哀哉前聖孔彭高臺深池夫差以戰尋山越海藏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歟胡爲不辰且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險境幾絕苞桑反虞前聞蒲心疾首樂石無人瑾瑜有垢暑寒往時時代又古聲將頽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觀毫釐或不見皆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補漢書封雍高冊文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爲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人開以私交爾雅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焚爾其敬聽予言困或嗚呼昔蘇氏不滅流毒四海天將黜絕厥類假手于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不靈猶突附振旁援予在泉未涌用因於彭地爾爲厥主來哉予實有必戮之志爾若天之層數但于予躬俾泰山萬葉蔽于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于時爾爲是臣子爲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討之于爾伐滅今大寶歸于夷靈職項予欲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宜予之爾爾依怙夫爵以尊德解以養賢爾能致身于厥主孰若爾賢德予分爾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得予體元之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統統懷懷共闢大猷無使齊桓管仲專于弄瑕之美念之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書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如物或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懷惻秋涼體與神康僕家寡悵腸還亦可悉華下來入居方居華山之虛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歸進士何願且不沛道而能復數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謀必有阻忤情懷數古人所難雖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後川華既歸根輟分間布白致以賤素居方忤覽知及遠環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也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罾在鐵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往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而發見遺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令以職從而嚴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啓猶典之間始致其我樂而自矜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她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者即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弊殊用

之於諸料則一良米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實之中方則善於圓而善於方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久不可恒雖善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與出之人貴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深遠者居方寧斯人之明經諸色入仕須更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爲國門重則爲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總應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元之物于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旨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友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處皆無方之性變慘及于之情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閭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寒庠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彰惡自衛自潔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偉悵悵知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方如所得詎止乎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篋一增一綴之義事誠誠之古中規中矩之求委悃又倍然庶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

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欲爲焉上以居方達懸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獨孤遠宦體微悉居方竭力已可行否乎可及飢飽不異現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惜如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鏡首謁雖從家命亦以非矣慈誥更達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爲知人畫得居方以爲居方也泊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覆元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爲善爲傳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示善歟面叙不周此亦何云

與王式書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奉大人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手雖童稚意甚不居泊有安固丞潮陽擇基兄某任安固縣丞兄某任湘州司倉手時已冠似或議事以爲地分避顧進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難於不摩矣便懷耕食襲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拘拘自勉不意竊幽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得多季亦僑頭之歸加以薄薪積籍適有章句懷陽仲宣河東十齡蔡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琊次臣吳補字仲宣讀書十齡鄭簡字從易康壽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東

卿命之人皆有謙度鳥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
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
往往拘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
士之目而有令子觀國之心予以群公所賦之名擇先賢
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
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
兼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唐虞帝之舉舜禹稷
契唐虞亮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葉缺膺桓文
之舉五穀三傑膺盛烈之舉皆野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
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照
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
爲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論豈容易之度力不任又先與
靈元道士虹藏道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潘遠人羅山甫
靈源如巖其前若山名也有潘湖合鍊素養之契潘湖其
上下所居地名乞從宿志動懇懇獲與靈源虹藏同居
者三年公範與群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
中初因當道憲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
南澗之諫西湖之體常相公爲福州觀察使持節舍人與泉
州日予以簿券見夫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勸諭及于薛歸
故林於西湖泛舟致錢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

公激厲韓加子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
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上台也予之
別墅在焉特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憚前言以爲可固
可必人之於子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遠從
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
群公亦共設神餘於野席離腸既輟大人誠勸數言言可
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環斷腸機魄公範
與群公備見備聞也處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
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僅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推推如旌
如纛愛護之明年達於長安資歷六秋譚閣四上頓竭激
昂之力累爲薦擢之并反躬討己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
於布素而有倖歟爲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傲楊朱對
岐墨程觀素勤挺之志半作歸心况以近夢慈親以亂絲
繞予之身萬重大人當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
擊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噫臂者豈非驚
指今歸之義也萬重見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
最深者且蕭陽讀書樓席五年其於爲人公範知之蕭陽
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忽亦異之味忍得亦不以始
昨還離便奔馳而去挂自天至實非勉爲今一辭庭閣而
除半紀以本心每每馳騰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後日夜

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嚴良警撫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
況不可問因考使更更有次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
行伸大之事君細以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
子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
可也則待命待知庶幾親之道抑溫清之心如其不可則
任梓往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過復
家在國在仲爲去就予於爲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
不竭若於爲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爲人生於世
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
名也予何獲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
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樟有
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前衛貢進士歐陽修於洛陽旅舍再拜投僕人書獻尚書
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尚
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
善則頌知之有一困則頌知之尚書以爲其人何如哉愚
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既知身則其人乎既知
其人其斯所以頌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彈詞集
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

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觀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
則騰於美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彰明於身乎以尚書
山濤海納則自斷於南極矣豈在彼彼入行尺牘遲遲於
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辨詞某聞越人向京師
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遠試便往西秦今冬
將從博學宏詞科赴某期昨至東洛僑賈人錢五萬卒然
以達某則合選入又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貨應之
下如提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于茲矣亦以窘迫過
祈於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
外則莫說無車無僮僕人之處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
來相者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
乎明日有來相者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
方南陽公乎某畫付夜重既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
同驢之心與謀并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
將驅雲霄清宇宙副萬衆之類客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
願知之之困乎尚書下將奏除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
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
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
所居洛陽西鄰陝魏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清捨東
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亦得尚書必救所困焉

神遊五侯之門通心擇王公之量臣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而密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特冀拜伏雖有苦積庶及面陳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某謹書沐誠書再拜達
隸子第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幸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蒙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和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顧用而人不顧非不顧用而人不顧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百有百有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而學也其不敏傷諸如之況稟養羊鴻臚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然身長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得聞游藝行義脩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軀代以此官人敬應條目遂希詮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投四門助教某感情學宏固不文一平選被教又一平選被助教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其就高衢遠途展其才藝當名于後代猶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效樂異於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之職與其百行庶幾萬事歸心之流別行也其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之官也自茲備資歷歷然得太學助教其考滿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備資歷歷然得國子助教其考滿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觀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存亡哉其或素業盡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和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顧用而人不顧非不顧用而人不顧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百有百有千有十也嗚呼今之高衢遠途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之人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於乎州閭鄉曲之譽其選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無由公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美其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削之庸若乎復獲使才之致其冗官也政令裁製

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堂陪行音雅而已棄持之庸不可形考錄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閭之德游夏之學等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秦峯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棄滿獲也萬葉稀一萬穗稀一其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得其長短使得行也若命翅而不與之羽副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命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通遠之隆與通遠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痛患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惟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邦國也勤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與其分量使得行道也登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據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勤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登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據身則辱勤通遠之屈登通遠之辱則如無勤無登也其痛患不知造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惟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某代房閭越自閭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喻周則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更聘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

灌所不沾其灌乃脩技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島上天際兩佐厚地發生也何以處甚焉夫華善不遺於微陋使能必盡其材華實相之仕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還無代無有治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馬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其善以至似能斯拔其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算度遠達蒼皇造次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九

序

既月詩序

月可既既月古也謝賦鮑詩馳之庭前亮之樓中皆既也貞元十二年歐陽君于陳可封在泰爲子永崇里華陽觀于與鄉故人安陽邵楚其濟南林蘊穎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諸陳之居脩既既事月之爲既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鬱太熱露蔽月霜侵人蔽與俱俱害乎既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之於秋季始五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光埃壙

不流太空悠悠若非徘徊得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膚
與之號涼神魂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
以爲觀也既得古人所觀之意宜觀古人所觀之事作
號月詩詩曰

八月三五夕舊暑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
皎孤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藍天中央皓露助流
華輕輝佐浮涼清冷到肌膚潔白盈衣裳惜此吉宜觀觀
之非可將含情顧黃庭願至沉西方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表才於東湖亭序
貢士有宴我牧府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已有秀士八人
公將首薦于闕下古者相親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
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議便分役造於天子選
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饈肉主酒莫飲莫食公
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決酒不使飲則歡不上安方欲兼
拜俗於流醕致玉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決才者歡未
我安其若望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備乃加
以宴餼移已膳禮出家醕未絲桐觀竹以將之選華軒
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割桑榆之禮執
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游庭樂通作而情性不流辭無
算而儀形有屬雖銷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觀室盈收

非其親然則其間里皆內訟而普達善焉於戲行其教不
必耳提而口授務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安則風移
教行其間矣宜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理宗未嘗酒
德俱飽有遠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
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回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
恭儉於嘉事示吾人慈惠於清吏人心成人行而孔之
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
是日人有甘棠頌宮之什家有天水姜聞河東藥恭和顏
川陳詞邑人清陽無沼佐禁盛事亦歡雅章小子公之昨
幸鼓微聲死八人者鳴擗臣仝微時在公之側親衆君子
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序

別御由庾序

孔子見老聃曰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翔遊可網翔
可弋至於龍則吾不知曉其龍乎今予過河東御由庾亦
孔子之贈矣層長五寸耳近上項寡言少笑皎若冰雪宜
或時發言玄遠高寒之事從君子景泰之遊松檟雅安雅
鸞異情翌日子云之京師御四月陰日陽鱉潛翔海鵬
君於焉期化冥鴻君從此而游南充近有上升者留言於
長松樹自然於雲霓光輝白上升之時言當復有從此
而上升者豈爲吾報邪吾焉往夫其德行文章可以救敗

化正雅頌乎勸禪禪而補弊抑頌而不對貞元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蘇州紫極宮黃鶴齋場別

送族叔陽行元落第歸南序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卷二月將歸淮南所寓辭公設酒方飲未酬叔情然有為之色群公亦憫爾而歎小子侍膳素而前曰釋奉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未悅豈禮闈失意多為乎豈吾產金荆山產王自民役巧鎔鍊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闢非百鍊則其良可用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給其實知叔也亦何藉於一邂逅謫官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蘇秦無復穿之數義咸無石欄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勳商鞅無再干之勢也知悉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再求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為到期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國以民為本縣令親人之親有苟有命授無非揀擇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任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剛之刀請率一邑天官剴已東也而使為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賢否目以昭知則安

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既受謙恭命而濟南公與子卿而且故切而知公行先謝曲譽是道間井之意術以明經升實探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乎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水天天下清山天下秀海鹽貴境為池為壩退公多暇為我迴眸

送建上人尋陽司業後留臨涇原劉行軍序

建上人自茲而一西更為故人也平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達性兼與小司成陽公得于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摩大君之會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羈縻宜滿一飛一龍避心遠意終共起瞻遊佛廟實靈臺靈冰片玉光潔再裕來為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四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隨瓶芒屨此焉而往水路若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目而親松栢之下無凡草繁蔓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親遇之辰瓊玖之列詩可頌德觀于斯其韻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歲賢人之會二也

送李孝廉及弟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選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書之錄志立

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焉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明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斯近則乎乎性命遠則成乎政令邇來加取比與屬詞之流更曰進士謂近於古之立言也爲時稍稱其能俾浮薄之輩布以無爲有難中乾外攝多捨明趨進俾去華取實君子惡以真混假縱舍章抱器半捨進爲明前第李孝廉則含章抱器捨進爲明者皆背肌背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背文手占滯義口占三載不售皇鄭復來投短書出長卷精專烟煥傳倫毅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若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聞則有我芳華加之典實不惡天僥倖浮薄角力於此與爲詞竝矢分弓未知鹿死誰手不爲也捨青紫之有路獻策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靈藝而適猶有前聞家食非明時相待之意者庶其忘之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繁銓衡評才若龜鼎而命之至於繁無得幸而處而繁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今年孝廉即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繁中之美者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陝來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

隨之官之膝王親青春芬芳有傳望崇陰而委質鬱蘭陵以辭親征車轡轡所往在日吳時九仞由茲一貴在邦由家也下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爲己任天何恤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矜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

送張陸山南陽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爲名賢數澤四方浮川走陸結纈連鱸岷山之坡嶺成谷音欲漢水之噴洄成淵耀華呈寶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故天下真賢難逮皆往以賢蹟跡者清河張子子張自行爲實五言爲華有實可足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答抗高步以斯謂玉露初降金風景清褒斜峯峯十萬相見奮容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興馮翊無不興是行也非張獨知其可疾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詠若歌各言其知

送王式東遊序

齊郡王式字公範手邑之英而忘形之友生也少同所好服膺周孔之教長齊所得穎理荒僻之化時命不與人無已知兩散雲華四方五祀既之孔融鄭莊之公鷹乃效張儀蘇季之自驚百川會海相得上國丹誠未昭於鏡鑑黃金已銷於桂王手懷待兔之固猶同北闕憂書之報公龍見變豹之理將遊東諸侯之國魚川鳥陸俾爲異路曩日

之別復起於今嗟乎夫人不得自然之至道冥冥飄於物
外則天之至意倍倍實乎泥濘各得其方無枉性矯神
之親也公陽仁義發旋禮樂下不植地上不覆天孤雲隨
風斷蓬逐蓬是不能若孝昭灼揭光其間坊世貴而公範
猶蒙實筆藝而予其管舍後朽木墜屈窮微可悲也夫况
赫星都貴吾人運忘之所大夫飲塵穢而感絃瓦集
寒鴉以規軒蓋食米菽而覓梁肉吟苦寒以聆鐘鼓傷哉
公範得無蠅邪加之難情悵悵何從萬家之都十箱之牛
有故人而適遠無危酒以叙別男兒危酒之不致亦何論
他日之浮沉哉平生之懷未易言也離會會之資命貴難
之本今雖既由昨會後會得不由今離乎離會相生蓋不
足歎公範勉之東諸侯聞有榮孝燕昭矣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序

送蔡召孝廉及第後歸閩觀省序

昔人論別有賦論限有賦狀他離陳感憤其末見乎於蔡
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懸莫先乎同有求而
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蔡侯召乎虛中
予之邑人又驚親也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遠乎長吏
皆采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予有騰鯁之困
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室俱有親
身亦祈遂自負蓬萊落羽之耻對人飛馬說姜之慶僕寸
方爲天夫稟太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
中留中有心者以予此展之意如何哉恨恨悵悵渾渾迷
迷飲陽以若茶視春光其如秋風秦九軌之道吳楚千里
之水聘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舞非遠人則烟脫家怕
里間到日榮賀畫堂當在念治名之不異想出門之是同
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而傷予之不肖豈
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衡下委烟無取錄兩不
登才歟命歟不自知也書乳鳥雙胡銀金爲千將予期烹
銀以變化虛中其行乎勿謂著就不得情勿謂名成有所
忽及此方遠大虛中志之

送靈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靈山尉孝廉即濟南林君眉轄東顧在官也。靈山者，州之屬邑，濱州戎狄接際之地，國家處守之會，東南居恃力之卒，西北有幹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捷足應機，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大騁驥未幾，知有致遠之力，于特未劉，知有剋堅之功。堂堂林君，假道試吏，呼胡懈竹，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為邦之光，豫者所以食人，為國偉者，所以衣人，贊時予尚知之，而君豈不知之，苟知之，何往而不利。

送周孝廉攜弟歸覽序

始末與周相挾二年，間於貴府，網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清美，如謂知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存之曰：誰家千里駒可矣也。豈獲衡藻，鑒而遺於是邪？今春飲藝，吳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雙字，遂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往，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觀獨與之語，宮商角徵於宋絃，薑蕤在乎太牢，冷然可憐，分予可嘗已。比和鼓之王恩，懷陸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賁賁陋居，廼斯見，則予則不敏，輒來以言會稽之竹，既鉅矣，宜羽之荆山之璞，既琢矣，宜擊之雅休勿休。古有此大慶者，之暇勿忘則慶，孔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知，若材蓋不易得。

送樊八仇諱才却東還序

幼秀英傑，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關遊江湖，十二斯冠才氣，身軀三尺交交四海，著文數篇，其指意規格，備乎遠大，旬時閣下，鬱發聲聞，公卿名德，待以優禮，告難之日，祖較相屬，由及及賔方，容介車蓋，相追百有餘里。長沙歐陽奉公，以芳纈亦驅驛騎，欲分予紹之自愛，曰：擬補出地，知為梁丘，懷繁風在數知，磨霄薄雲子之他日，豈在乎此，不獨斯謂，公斯謂子姑行，無怨所謂，非徒謂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永存，旨不易源，懸号在煩，滴芳處，權釋氏子味其寶，歸其根，其數難傳，非言可言，唯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數上人從儒至道，後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垂萬壑，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無微不照，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奇，雖揚秋秒，方至自閭，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道，自關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清如也，此行逢流，得低虛舟，無程峻嶺，五臺義日而上，登異清涼，宿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又女子，予弱冠之年，同時師之，學神不淺，遠瀟在名利，禮足而別，懷然自傷，岐路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楊探見漳州李使君序

惟有一行爲六藝而兵務於王侯之門以禮待楊太子
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儒又
矣李太守天授之美金鑑之明盛物之量稱物之衡太子
姿容不孤其聲多少有榮其然何性而不利高格始華瑤
華欲望云矣太子脾系宜往

送陳八孝子赴舉序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來白霓蕭
物青天始高雲迴滿聲言建永途吾觀天雄心銳志特領
能筆則夷山埋公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壓
其虛邪勉哉陳有奇才奏其詩知有成矣

春山令李買三月三日宴德更序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野曰模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
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之中而終取九月九日之
重陽次取此日之模飲賜群后大宴盛高臨流與時所宜
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僚屬貞元十二年某春月哉
此生明日則其日也臨汝青山今趙郡李買恭因合宴于
特南濱演先皇曰天皇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
國家雖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
在行禮不在陳神歌後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郊

竭萬鍾強發楊謀絲竹則有勞有遠豈合歡之意歟以是
首設一席內一爵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貳者次一席
酒內一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內亦如之
命卿閭許以者牛有德者內既飽酒既醉因化育之洽有
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敬中享乎形容婆娑條微
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僕漢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圖
者請以其畜者請以其耕者請以其漁者請以其獵者
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
凡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足適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
於是邪旅避之子貴顯盛事故宴也雖薄於天下百里不
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
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序之

泉州泛東湖饗宴和南遊序

泛舟餞行別禮之重也昔李郭有之降自近代名望之士
亦往往而用其昔殷勤更出於人意文雅足賦乎時物俾
搖執之容可觀風景之適不孤理未符此事罔得兼清源
郡春正月客有河東裴參和特南遊郡司戶置同正前大
理評事扶風董公因携組豆展故實蓋厚裝而昭已德也
奇哉英秀哉其裝歟明疑乎風安瑤麗乎詞華朗如萬如
輝如煥如千輪絕十年之遊飽觀四方之有九霄寸步一

日千里者予得議之如其人如其人是錢也主賢實等
古無作指方舟以直上繞長河而屢更紆管繞拍出浪花
柳勝越則深難觸且酬斜日應程實辭及固噫停挽一提
漿其昇車美哉幾何往而不利況此選列郡莫非哲人有
知之鑒其豈相失礙意懷盡始爲時起予從此更請承明
賈公不日應召宣室秋風似緊當其天衢停羊角而來一
采磨蒼蒼夫詩人同志之

送洪孺卿赴舉序

三折股爲良鑒予五升詞場四遭擠擯是以竊知乎文則
洪氏子舉秀才前期勝有予得而度子天與難敵之性加
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組纓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繇繡
段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薦歌鹿鳴以爲錢想騰
搏而飭駕金欲求銷玉將就磨光鋒穎耀朝夕以冀迴厲
宸海秋風落山雞難別離向慶無限中鵲餘矢猶思再發
升金月期會于閣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